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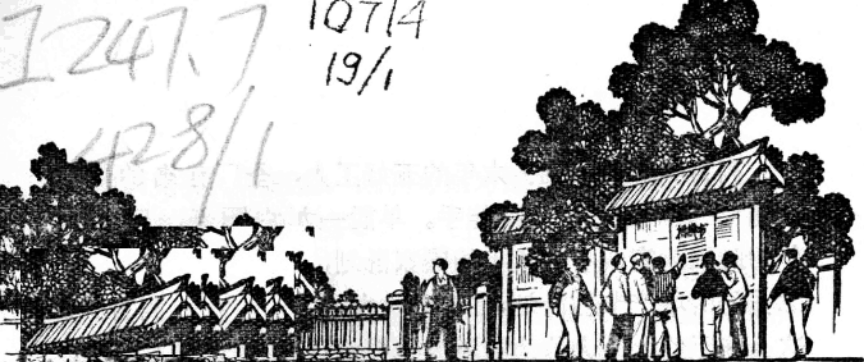


新故事



目 录

磨刀帮对手	韓 統 良 (1)
巧云	林 青 (9)
二亩水稻	庄 夫 (32)
鉄蛋巧遇司令員	雪 秋 (33)
粪管家	吳发仲 (45)
一只鸡	陈谷音 (51)
一封加急电报	孙士民改編 (57)



磨刀帮对手

韓 統 良

在工具厂三車間东头的一块竞赛板前，貼着一张二尺寬、三尺长的紅色挑战书，有个青年工人边看边唸：“为了迎接一九六五年生产建設新高潮，我要在保証质量的前提下，提前三天完成十二月份的增产节约計劃，給一九六五年献礼，特此挑战！車工一組，高自强。”

围着看挑战书的人們，还没有来得及看完高自强的具体措施是什么，就听人群后边一个人喊着：“借光，借光！”双手举着一张才写好的应战书，挤了进来，把应战书貼上了竞赛板。这个人，就是車工二組的猛将刘永刚！

在那张应战书上写着：

“为了迎高潮，我老刘要和高‘五好’赛赛，他能提前三天完成任务，我也能提前三天，說了就算！”落款写着，車工二組，刘永刚。

大伙一看这张開門見山的应战书，又看到刘永刚这股子冲劲，可就暗暗地为高师傅捏了一把汗。

高自强是連續五、六年的五好工人，全厂有名的“革新迷”，数一数二的生产能手。单說一九六四年，只用一年的時間就完成了一年半的国家計劃，他現在要干的这十二月份的增产節約計劃，已經是一九六五年下半年的活了。这么能干的人，大伙为啥还为他捏把汗呢？

因为他那个竞赛对手刘永刚是厂里有名的猛将，能举重，能划船，又能跑环城。他那粗胳膊粗腿，就象个大力士，走起道来，两只脚象两只空气锤，能把地皮砸得“咚咚”直响。遇到什么重活，别人两个人抬着费劲，他一个人一使劲，夹起来就跑。生产上，凡是力气活，不管任务多重，只要是交給他就没有个完不成的。这回的活計，件子大，分量重，正对他的路子，而且还是往常干順了手的。可是高自强却从来没有干过这种活，同时还由于在旧社会吃不饱，穿不暖，十四岁就跟爸爸在小日本的工厂里当童工，又餓又累，得过痲伤，所以体力也比刘永刚差的多。就拿革新來說，虽說刘永刚不大开动脑筋，缺少个钻劲，他占得住上风，可是竞赛只有七天，又能革个啥？

第二天一上班，大伙儿就被这一場竞赛吸引住了。說也奇怪，刘永刚却显得很紧张，他一走进車間，就甩下棉猴，脫下小棉袄，只穿一件紅色秋衣，連給机床的油眼上油也忘了，就急急忙忙把电門一开，“哧——哧——”地干起活来。可高自强呢，反而很沉着，还象往常那样有条不紊地作准备工作，就連刘永刚沒有上油也沒逃过他的眼睛，他說：“永刚，机床不上油，要磨坏軸的。”說着，便拿起油枪，走了过去，一边按着油眼子浇油，一边热情地說：“白

天咱俩竞赛，下班后，咱俩琢磨琢磨刀，你看怎样？”

竞赛就这样开始了。

这边，高自强，开着六尺长的车床，象一个检查员，在检查一批批亮晶晶的产品，胆大而又心细，稳重而又洒脱。加工着一个又一个摸着发热、看着直发亮光的产品。

那边，刘永刚，也开着六尺长的车床，象一个猎手骑一匹快马，在草原上奔驰。这边，高自强，每卡一个活，都要使出很大力气，才能把活卡住。那边，刘永刚每卡一个活，只要两只胳膊一使劲，腰板一扭，就把活卡的结结实实。

中午休息一开始，刘永刚走了过来说：“高师傅，吃饭去吧！”一边顺劲拿眼睛不住地扫巴着高自强加工的活，他一看，亮晶晶的产品，摆在架上十个一落，整整齐齐落了六落。刘永刚心里暗暗高兴：“嗯，叫我拉下五个活啦！”高自强边答应着吃饭，边把尺送过来，说：“永刚，帮我抽检几个活，看看合格不！”刘永刚接过尺来，一边量一边说：“对啦，高师傅，你也给我抽检几个吧，看看我的活行不行！高师傅，你干的这活可都是高级品呀！”

高自强拿尺到刘永刚机床前，先把东一个西一个的活落好，拿尺量了几个，个个也都是优等品，他高兴地说：“小刘，你这活干的呱呱叫，好产品呀！”

赛，就这样赛下来了。可大伙的担心，终于在第五天发生了。到这一天，刘永刚多做了一百二十多个活，不多不少，正好把高自强拉下了一天。高自强是把硬手，刘永刚过去不敢和他较量，现在一看自己居然领先这么多，不

禁乐开了花：“嗯，明天再一加劲，就要把高师傅比下去了！”

可高自强却象没有发生什么似的，下班以后，还象前几天一样，拿着图纸和书本，把刘永刚找到了砂轮机旁，说：“小刘，咱俩再来合计合计咱們的刀。”刘永刚是个认可汗水洗澡，也不肯多动脑筋的人，几天来，他一看到图呀书的就脑袋痛，所以没有钻进去，现今胜利在望，就更不愿伤这份脑筋了。于是，他只在砂轮机边站了站，就借口說有事，一个人走掉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刘永刚心里怀着必胜的信心，来到車間。順手把那把琢磨不进去的刀放在工具箱上，就開車干起活来。不料当刘永刚約莫着就要拉下高自强二百来个活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，高自强的活干的冷丁快了起来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高自强又使了什么招儿？他本想停下机床去看一看，可是，心里一想：“过了今天，明天就是七天了。自己五天干了六天的活，今天下班以前就能实现应战条件，只要自己加点碼，高师傅再有招也是攆不上的。”所以，他就把机床的速度变快了些，又“哧——哧——”地干了起来。可是，正在这时，高自强那个床子唰地一声停了下来。高自强把刀架上卡的一把刀很快地拿下来，走到刘永刚机床跟前說：“永刚，昨天晚上你走了以后，我磨了一把新式的刀，刚才試驗了一会，車出来的活是又快又好，检查員和工长經過检查，都說比过去的質量高，来，給你試試，看看好使不？”

高自强把自己革新的刀主动让給竞赛的对方，使得刘永刚不禁心头一陣发热。可是，一貫猛冲猛打的刘永

刚，从来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和别人赛的。所以，对高自强的送刀，他虽然很感动，很敬佩，可是，他认为如果依靠别人的力量，竞赛即使胜利了也不光彩，何况在他的心眼里，还认为只要加把猛劲还是可以胜利的。于是，顺手拿起了早晨搁在工具箱上的那把刀，说：“高师傅，我还想琢磨琢磨这把刀。一会儿试试，要是搞不成功，再来使你的。”

高自强一听刘永刚要试验新刀，可就从心眼里往外乐起来了。他寻思：“对呀！我要给他这把刀，只能提高他的产量，不能提高他的不断革新的思想。他要是自己把刀试验成功，尝到了技术革新的甜头，以后他就能主动地钻研了。”高自强想到这里，就说：“永刚，你先试验，等咱们提前完成任务后，再一块把这些刀总结总结，取长补短，等一九六五年一开始，咱们好在全车间的车床上推广！”说着，也赶紧回到自己机床那里干了起来。

不到两个小时，刘永刚心慌意乱地吃不住劲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刘永刚往高自强那边一瞧，好家伙！高自强那边一落落的产品，就象上足了肥的小苗一样，一个劲地往上长。他借着领料的工夫，跑到竞赛板前一看，不禁大手往脑袋上一拍：“我的姥姥，高师傅赶上来了！”他再没有敢多站一分钟，急急忙忙就去推料。

刘永刚一边往回推料，心里一边琢磨。他自言自语地说：“高师傅不慌不忙，有头有尾地磨了个新刀，一下子就那么快，要照这样下去，说不定高师傅就能赶上我呢！”刘永刚想到这，急的就象火烧了眉毛，他急忙把料卸下。拿

起工具箱上那把还没革新好的刀，想要研究研究，那知道，他平常没有这个基础，把刀拿在手里，还没有动手磨，脑袋里可就有点发涨了。这时，他又觉得：“要是磨半天，再不好使，那黄瓜菜不是都凉了嗎！”于是他立刻又开车干了起来。那知道，他利用卡活的时间，顺眼往高自强那边又看了看，高自强越干越多，他心里就越急，心越急，手越快。上活下活，开快车，上大刀。只见那车刀上铁削乱飞，刘永刚头上的汗珠一个劲地往下淌，干着干着，只听得“咔嚓”一声，刀架上卡的那把刀，刀头不知哪去了，只有光秃秃的刀杆卡在刀架上。

那边的高自强，一听这边有点不正常的声音，赶忙就走过来看。刘永刚急急忙忙把坏刀卸下来，当高自强走到跟前的时候，他对高自强说：“高师傅，你看有多别扭，我那把刀还没有革新成，你看这把刀又坏了。”刘永刚还没有说完，上午下班的铃声，就响起来了。高自强什么也没有说，赶忙开了刘永刚的车，把卡在床头的活，细细地看了一遍，还算好，刀打啦，活还没有废，他赶忙对刘永刚说：“永刚，不能单凭力气，得多想法子革新呀！我看哪，咱先去吃饭，吃完饭，还在砂轮机前碰头！”高自强说到这里，伸手拿起刘永刚工具箱上边的那把刀说：“永刚，你这把刀我拿去先看看，你吃完饭快来。”

刘永刚急急忙忙从食堂吃完了饭回来。往砂轮机那一看，高自强已经站在那里磨上了。他走到跟前一细瞧，高自强手里正拿着自己那把刀，把原来的一个刀刃，改磨成三个刃，一个刃比一个刃高。高自强看刘永刚来了，又把

刀細細地磨了几下，送到刘永刚眼前說：“永刚，你看，就是这样，原来一个刃，这咱三个刃，这要是干活，原来千三刀，这回一刀就可以干完了。”

刘永刚又大手一拍脑袋說：“对呀，这真盖啦！”

刘永刚正夸着手中的这把刀，只見高自强把他自己的那把刀，又拿起来在砂輪上磨开了。刘永刚赶忙說：“高师傅，你那把刀不是已經呱呱叫了嗎，怎么还磨呀！”高自强說：“好使是好使，可我刚才細看了你磨的那把刀，角度好，車出来的活一定更光更亮。你手里的那把刀，就是把你摸索出来的經驗加在里边了，保险更能好使！”

刘永刚好象有点惊奇地說：“我也有經驗？”高自强說：“誰都有，你呀你，就是沒有好好地总结，要是一总结呀，就能发现好东西。”刘永刚想了想說：“对呀，高师傅，发现了好东西，一使用，就前进了一步呀。”

說着，两个人会心地一笑，就又磨起刀来。

下午上班的鈴声一响，高自强，刘永刚，一人手里拿着一把新刀，兴致勃勃地走到机床前，刘永刚怀着激动的心情对高自强喊：“高师傅，我可要开始干了！”高自强滿面笑容地对刘永刚說：“干吧，这回赛一赛，看看誰領先！”两人說到这，同时开了机床，这机床的声音，立



即和整个車間的机床声汇成一片。第六天下班的时候，高自强和刘永刚双双都完成了挑战应战計劃。由于都使用了新刀，比原来的計劃又提前了一天。下班以后，人們又围在車間东头的竞赛板前，看見高自强和刘永刚的两个竞赛的紅箭头，都窜出了統計表，在一个格格上。車間里的人們，有的捶打着他們的后背道喜，有的使劲和他俩握手祝賀。刘永刚从人群里伸出手去，把高自强拉到人群里来，使劲地握着高自强的手說：“高师傅，別看咱俩的箭头在一个格上，可我这个人，和你比起来，还差一格！高师傅，一九六五年，我把你这个对手也算选定了！咱們就按你的标准，重新赛一赛吧！”刘永刚說着，手上一使劲，把个高自强握得“哎哟”一声，忙說：“好，好，咱們就重新赛吧，不过你手下留情，把劲用在动脑筋上！”高自强說着，赶忙抽出了手，使劲地甩了甩！人們一声哄笑，好似为他俩新的竞赛鳴鑼开道！正是：

新刀飞起新鉄花， 新的思想发了芽；
新的竞赛才开始， 新高潮里传佳話。



巧 云

林 青

开 头

今天我讲的这个故事，发生在松花江北——大清河边的清泉堡。清泉堡，是个前靠大清河，后靠小青山的大屯子。因为在小青山南根的一块大卧牛石前面，有一个温泉眼，这泉眼一年四季不断地往外咕嘟咕嘟地冒清水，水里带着一股火药似的硫磺味，于是引得好些得了胸悶脹飽的病人，常从四外到这儿来取水，說喝了以后心里敞快，病势減輕。所以，多少年来就在传说，这泉子是个海眼，是东海龙宫的后門，于是老輩子人都管它叫龙泉，屯子也就跟着叫了龙泉堡。土改那年，貧农会觉得龙呀神的挺迷信，大伙一商議，把屯子名改叫了：清泉堡。

清泉堡，环境实在不錯。到了夏天，往山上看，是一片青枝綠叶；往河里瞅，是白亮亮的水托着一艘艘小漁船；往地里瞧，是沒边沒沿的青紗帳。特别是这几年，队里的生产一直搞的呱呱叫，这清泉堡也就更加紅紅火火，

热气腾腾。你瞧，场院上摆着电动的苞米脱粒机；马棚里拴着四十多匹膘肥体圆的大马；社员们在村当央还修盖了一座俱乐部，到了掌灯时分，从屋里就会传出来读书声，唱歌声，那声音，真是振奋人心！

我要讲的，是住在村西头的一户人家：三间秋后翻盖的房子，白桦树条子夹的障子。这是从前社主任刘老贵的家。现在，家里有三口人：寡妇妈老贵大孀，儿子德生，儿媳妇巧云。小两口是今年打完场成亲的，门口上贴的那副对联，和西窗槛子上贴的双喜字，还红通通的一点也没褪色。眼下，小夫妻俩在队里劳动，老妈在家里做饭看家。这日子，该是多么红红火火，和和美美呀！

可是，当婆婆的老贵大孀，从打儿子娶亲之后，心情倒不是挺畅快。换句话说，她对儿媳妇方巧云，既不是顶称心，可也难说不中意。因为，论人才，巧云是中溜的个头儿，高高的鼻梁，配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……这在清泉堡一带的四乡八村，虽不能说是百里挑一，可也够得上人才出众。论口才，巧云是个伶牙俐口，能说会道的姑娘，每逢开言总那么抿嘴一笑，然后那话就象唱戏敲连梆子一样，一串串，又脆又响。漫说是跟小姊妹们闲谈聊天，就是在大厅广众面前议论生产大事，也从不穷辞，还说得句句在情在理。至于论劳动，人家是县劳模，讲农活的薅草间苗，种豆割麦；讲家务的缝连洗补，烧饭作菜，她是样样在行。为了集体，她这个共产党员更是一心朴实，猛打猛冲。为这，她的娘家柳树屯的社员，给她编了个快板，说：

方巧云，方巧云，

細眉秀眼長的俊，
說話好比百靈鳥，
干活件件打頭陣。

.....

這些，讓人听了看了，該有多舒心呀！可巧云這姑娘偏偏在過門的前前后后，有几件事，惹得老貴大嬸犯疑，就好象巧云往她心里扔了几块石头一样，悶乎乎，沉甸甸的！這，用龍泉的“神水”，当然是医不好的了！

为些什么事呢？這得从巧云和德生結婚之前，一点点的讲起哩！

一、各怀心腹事

老貴大嬸今年刚刚五十挂零，可头发花白啦，脸上也早堆滿了皺紋。一些頭趟來屯子辦事的人，都以为她早就六十开外了。可村里人都知道，这是因为她在旧社会喝的苦水子太多的緣故！小时候，她跟着得了癆病的寡婦娘，在清泉堡一带沿門挨戶討过飯，在小青山上沒有烟火的破庙里蹲过五冬。十九岁，跟大車老板子刘志貴成了亲，可日子还比黃連苦。生养头两个孩子的时候，正是腊月寒天，因为缺柴少米，孩子連冻带餓死了不算，她还落了个腰疼病，直到現在每逢阴天下雨，她那脊梁骨就好象直往外冒凉风，苏苏地麻一陣，嘞嘞地疼一陣。可她从沒哼呀嚷的躺倒在炕上。按她的話說：“腰疼不算病，干点活，出身汗，天一热，就挺巴过去了！”

老貴大嬸，确实是个出名的刚强人。远的就不必細說

了，就拿十年前老貴大叔被地主黃三麻子害死在后山的楊树林子里，这本是晴天里的一声霹靂，可她还是挺过来了。埋了丈夫之后，她趴在坟上哭了一大陣子，下半晌就跟妇女一起选豆种去了。从那，为队里薅草間苗，鏟地喂猪更上心了。正因为这样，十多年来，她从沒有伸手向队里要一捆柴禾，一粒米。就連公社給拨来几次救济布、救济款，她都給送回去了。她說：“咱国家不是个大富戶，建設这儿，支援那儿，得錢啦，把給我这錢，留到正用上去！”就这样，她汗一把，泥一把，辛辛苦苦地把刘家的独根苗德生拉扯成人了，还供到了高中毕业，之后，老貴大孀又让儿子回乡生产了，提起这，清泉堡的人，沒有一个不伸大拇指来称贊这母子俩的！

說起德生这个年輕人，也确实沒有辜負老貴大孀的一片心意，沒有辜負党的苦心培养，回乡生产三年半，出息得让村里的貧下中农人人叫好。这小伙子长的跟他爹老貴大叔几乎一模一样，一张紫紅色的脸膛，虎眉虎眼，膀大腰圓，往哪儿一站，活象立着半截黑塔，让人覺得又威武，又靠实。小伙子干起活来，也从不挑輕拣重，藏奸取巧，能吃辛苦，肯費心劲，所以庄稼院的四大硬活：扶犁、点种、赶車、架架，他很快地学会了不說，前年冬天还被选为大队团支委、一队的青年队长。从那，这小伙子就整天整夜地跟一群小青年琢磨着种試驗田，他們买了一大落子技术书当参考，还吸收了老农的經驗，精心地选种，細致地整地，不怕辛苦地多鏟多趟，所以他們那块試驗田，从春到秋总是吸引了許多人，站在地头上讲呀論的，可归終是一

句話：德生這小伙子，是把心拴在土地上了！

德生雖說是這般好，可有一樁事却让老貴大嬸不中意。小伙子眼看二十六了，還不張羅找個對象。可老貴大嬸因為年紀老了，抱孫子心切，總想給兒子早点成親，在德生唸高中的時候，她就盤算着給他找一個如意的媳婦，誰曾想，直到現在，小伙子還沒把當娘的心事放在眼里，就好像那終身大事，與他無關緊要似的，為了這，老貴大嬸沒少數落德生。可到了末尾，德生總是咧着大嘴笑笑，說：“媽，我明白！”老貴大嬸也總是氣的把旱烟袋一磕，扭過臉去，說：“就怕你明白大勁兒了，我這當娘的為你操勞一輩子，到了歸終，怕抱不着孫子不說，興許連兒媳婦的面都瞅不着一眼！”

其實，老貴大嬸操的這份心思，確實是多餘了。德生在高中畢業之後，就跟西村柳樹屯的方巧雲戀愛了。

巧雲是柳樹屯老支書方永錄的老閨女。六年前，她從初中畢業之後，就響應黨的號召，回柳樹屯當農民了。這些年，她一直是跟男社員一樣擰着干，越是累活她还越搶的歡，此外，還和一群小姊妹培育了幾頃優良種子，有什麼“頂心紅”的高粱，“一捧金”的大豆……三年前，這姑娘參加了共產黨，當上了婦女隊長，雄心也就更大了，她立志非要把柳樹屯的種子都改良了不可。她說：“咱們當農民的種地，就是綉社會主義的萬里江山，那咱們就非得綉出個日月星辰，江湖河海不可！”

說起來，巧雲和德生本是柳樹屯小學和县初中的同學。上初中那陣子，兩個人關係就挺融洽。兩個人經常在

一起溫課談心，每逢星期天，总是德生挑来几担水，巧云把两个人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。到了放寒暑假，巧云有时候也跟几个女同学到德生家串門，跟德生談談功課，帮大嬸鏟鏟园子。老貴大嬸当然是高兴得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。她想：“要是过上三年五載，两个人还这么情投意合就好了！”

德生上高中阶段，和巧云分开了，可还有书信来往。那信里虽然无非是讲讲学习、生产等等，可倒使俩个人关系进了一步。不过，因为岁数一天天大起来，巧云倒是很少到德生家里来了。德生高中毕业之后，特别是当了青年队长，两个人經常到公社开会学习，彼此的理想志趣，脾气秉性，就更了解啦。就这么一来二去，两个人也慢慢地談定了終身大事。可巧云不愿早結婚，她怕生了孩子，手脚被絆住，耽誤学习进步。又怕事儿一让老貴大嬸知道，就非得张罗給結婚不可，三催四劝不答应，就得伤了老人的心。所以，德生那张嘴，才象用黃蜡封瓶盖儿，严严实实的，滴水不漏。

去年夏天，巧云在清泉堡村西看了一陣德生的試驗田以后，随着德生进家来了。巧云一推开房門，老貴大嬸的心就呼地热起来。她把針綫筐籬一推，下炕就抓鸡。一面杀鸡，一面数落巧云为啥这二年不常来串門。巧云抿嘴笑笑，說：“工作太忙了，抽不开身！”老貴大嬸說：“我看你是把我們这个大門忘了。”接着，她又有意地扯起村里年輕人的婚姻事，說着說着，她突然問巧云：“我說巧云，你也該有对象了吧！”巧云挺大方地笑笑，說：“有了！”老貴大嬸一

听，心里咯噔地一下子凉了半截，也无心再问了，怔了好半天才說了一句：“是啊，是啊！”随后，她整菜做飯也心不在焉了，燉鸡的盐放多了，悶大米飯的火大了，剝鸡的时候，还好险沒切了手指头！德生在旁看着直想笑，巧云瞪了他两眼，他才算憋回去。

这頓飯，老貴大嬸当然沒有吃好。巧云一走，老貴大嬸又狠狠地把德生埋怨了一頓。她說：“你看人家巧云，該有多精明。可你就是四六不懂：从前这姑娘跟你也不錯，你为啥不往心里去，現在可倒好，人家快成亲了，你还有心思往家領！”儿子咧着大嘴笑了，說：“媽，你別急，我将来要找对象，还非找个巧云这样的呢！”老貴大嬸又把烟袋一磕，扭过脸去，說：“你呀，生来不是一棵梧桐树，也就难把凤鳳引上来！”

从这，老貴大嬸对儿子的亲事，虽然不能說是有点寒心了，可也不愿意說道了。她心想：“老輩人說婚姻大事，是月下佬給拴的紅綫，这是瞎說；可当儿子的不动心思，当娘的就是說千道万，也是白扯。强扭瓜不甜，何况連个瓜妞儿還沒咧！”話虽是这么說，可她心里倒是一天比一天更焦急，更忧虑呀！

二、豆种和枣、栗子

可是，在第二年夏天，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。那时候，正是春去夏来，大清河两岸的庄稼又变成了无边无沿的青紗帳，那一群又一群的野鴨子在河边葦塘里，一会在水里扎猛子，一会呼啦啦地飞上天。